

牡丹花,刷新了洛阳的春天

文/朱国豪

洛阳人说花儿,专指牡丹。

牡丹,是洛阳的符号。在这座四千年老城的大街小巷、人家院落、园林郊野、角角落落,处处有牡丹的美姿芳容。仲春四月,古城花海涌动,如醉的大江排山倒海,惊天动地,那阵势,似有三千繁华顺着土墙地气喷涌上来,直抵牡丹芳叶,一夜间,花苞鼓胀,砰砰砰,推开洛阳的盛世局面。

在洛阳,牡丹的栽培始于隋,盛于唐,甲天下于北宋。千年以来,肥硕、堂皇的牡丹,一直刷新着洛阳的春天。一场和风,将它们吹散,一场细雨,又让它们凋零。一年年,似乎一朵来多,一朵来少,一朵,也未变。

在洛阳乍见牡丹花海,不由得就把心开成了一朵花,把日子想成了一片花。她们的冲击力太强,阵势太叫人惊艳,说真的,视觉上和心理上,都有点顶不住。

这个春天,赏花者像风一样席卷而来,又像风一样离去。旅游团的小孩子在风中撒欢,我跟在后面追着花香走向牡丹。那花海,哗啦一下,扑进眼帘,花团簇拥,高低错落,扑面而来。它们很兴奋,很张狂,很好奇,一下把你的心夺过去,夺过去不算,还要把盛大的美,塞进来,塞个满嘴,当你闭上眼,你无法抵抗,那种蓬勃热烈的底气,没人能阻止得了。

除了感叹和心醉,你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?没有。

它们各色各样地无谓而,妖黄,嫩紫,玫



红,二乔,天竺,洛阳春,寿安红,唐洛阳,锦屏红,醉杨妃,瑞鸟宝珠,粉香奴,飞燕红妆,雪夫人……

听听,你听听,单单这花名儿,美不美,美不美呢?

花开洛阳,还是一种场景再现。洛阳是个什么所在?四千年建城史,一千五百年建都史。建都最早,历时最长,朝代最多。它是“亲友相问,冰心玉洁”的诗词洛阳,是东汉白马寺和龙门石窟见证的佛教洛阳,是布满神奇点线,龙图洛书的奇妙洛阳。是流淌着道学、佛学、理学等多种思想源流的古老洛阳,是“北邙山头少闲士,尽是洛阳人旧墓”的风水洛阳,是魏晋风流,汉唐雄风,宋家文气,是十三个王朝定都,105位帝王指点江山的历史洛阳……

在洛阳,总能期许许多历史中的名字不期而遇,帝王将相,文人墨客,能工巧匠,艺技巧作……而传说中,而白居易这个多情诗人,

却是爱也牡丹,伤也牡丹。

那是公元815年,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,时任太子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,上表主张严刑凶手。宪宗看后,心生不满,认为他是越职言事。随后,又有人翻出自居易的旧账;其母丧因官花而辍去丧,白居易却一连写了15首“牡丹诗”及“新井”诗,于是被弹劾为有损名教,贬为江州司马。

牡丹,是白居易的最爱,也成为白居易的劫数。

贬谪江州,成为白居易一生的转折点。他曾以“兼济天下”为志,想做一番裨益社稷的大事;然而,此后他渐渐转向了“独善其身”,却毁灭了做梦时憧憬的希冀。人生的下半场,白居易一直居住洛阳。在龙门,他修香山寺,开八节滩,死后就葬在了白园。

历史的洪流,总是滚滚向前的,几度朝代更替,其间裹挟的是亿万生民的生存繁衍,爱恨情仇。当历史的焦点聚焦到一棵牡丹花,再看历史的情节,多么相似,人生一世,起伏跌宕,又是多么的雷同。

洛阳,中华保管着中国几千年的脉搏,也保管着那么多人的人生足迹。牡丹盛开,打开的是一个场,那个场里,是一个个王朝的回声和余音。

洛阳,是盛世繁华的载体,也是千古兴废的标本;而牡丹,是肥厚深沉,雍容正大的古风,是汉唐气象的余音和回声。

洛阳牡丹园,有十数处,其实一个园看完,也就足够回味了。洛阳牡丹的韵味,可以拉长到一瞬子,它们天然的气韵,藏着历史的余味,历史的气韵,容颜不变,风神不改。

人生路上,不要走失自己

文/张春波



世上本没有路,在你没有迈出自己的步伐之前,太多的路都是别人的,你去走也许走不通,就是走通了也不是你的路。“明路好走,暗路难测”,如果贪念太多,康庄大道上也可能陷入歧途,这样的人人生经不起几次折腾。

人生路漫漫,我们可以失去一切,但不能忘记初心,不能在奔波中迷失自己。或许,我们在滚滚红尘中需要两次觉醒:一双去寻找通向自己梦想的路,一双去警惕路上的自己不要走失。

独步沧桑,故何艰辛,不免凄苦难耐,几起几落,四处碰壁,几多悲凉几多愁,纵有满腔壮志雄心,也难潇洒随风,无尽的怅惘在心中弥漫。仁立在这路口,寻梦者怀疑自己的初衷,甚至动摇开始的选择。压抑许久的重负使自己在难堪的处境中渐渐少了挑战的勇气,却多了优柔困顿的脆弱。

自己的路,是世上最难走的路。不少的人常常在一次次失败之后开始不相信自己,放松自己的企盼,失意之下听天由命,顺从之中随波逐流,曾经高贵的自信被精心碾碎以自慰。于是,走着走着,便被抛到一片世俗的喧嚣里,就这样走失了自己。人生总是材料不及,也许这一切都发生在自己的无意之中,也许这一切发生了阳光依然明媚空气依然清新,但对于你,这就是巨大的悲哀和不幸。你可是在并非你理想的地方亲手把自己扼杀于地?别!要看看自己,不要轻视自己,不然,人生路上自己要走失。

这个世界,诱惑太多,我们难免眼花,心也随之波动,全身飘忽,被日暮释放着浅薄的热情,无

时不在挥霍着廉价的欲望。人生路上,行稳致远,太快了就会丢失灵魂。有的人,也在忙碌,也很辛苦,汗水中却不能沉淀出思想的深刻,沉静中却不见智慧的光芒,昂首听不到灵魂的教诲,低头听到的心音也丝丝品不出浓浓的意味。原来,所谓的“忙碌”与“辛苦”只是在折腾,在“游戏人生”中开心,自己的满足竟是一空所有,静生梦死硬得养精神,踏踏实实还指手画脚自以为是的,说是寻一条活路,为什么脚下的土地却养不了幸福,因为你红尘中走失了自己。

警惕别人,常常是担心别人对自己的伤害,这未免有失君子风范;而放松了对自己的警惕,则是不自觉中把自己耽误,这才是十足的庸人之志。对自己多些警惕,才会时时保持一份清醒,在奋斗的路上永葆一份激情和执着,走稳,走实,走好自己的人生路。

简单的行囊,厚重的渴望,在欲望中穿梭,人家人住,谁肯变成陌路,总想寻一方精神的家园,与自己相遇,圆一个前世未了的梦,这就注定前途的艰难,然而,那却是最美的等待。人生路上,不要走失,让灵魂与自己对白,冷落身边的尘俗,漠视名利的追逐,顺亦淡然,逆亦淡然。

那碗萝卜馅饺子

文/张勇

母亲今年82岁了,我常常想起那年她给我做的萝卜馅饺子。



那是上世纪70年代,我们姐弟四人和母亲生活在河岸边一个地道的乡村。我的父亲1963年毕业于医学院,之后就一直在革命老区从医,每年只有春节才放假回家,那可是我们最盼望的日子,那也是一年之中才能够吃上香喷喷饺子的日子。

那年九月,我由于慢性肠胃炎很难进食,枯瘦憔悴,常让村对门的同学代我请假。起初,在村上,镇上的医院看了多次,但总是病好不了。我带着妈妈特意给我熬的加红萝卜馒头(小麦与玉米面和在一起蒸的馒头)去20里之外的学校上学,临走时,妈妈一挥手说:“去了学校一定按时吃药啊!病刚好点要巩固,村里人都说你太瘦了,我真想包顿饺子给你补补,可……”妈妈拉着我的手没有说出来。我心里疑惑,一顿饺子饭,那是过年才能吃到的啊!我微笑着对妈妈淡淡地说:“我不能吃的!”我这时看见妈妈的眼睛湿润了,一句话再也没说。

终于在学期结束了一周,周六放学(那时周六正常上课)回家,我笑着对妈妈说:“病好多了,一周没上课。”妈妈笑了,欣慰接过我的书包说:“我说你的病会好的,这下要好好保养身体,恢复体力。”

为了给我补身体,妈妈给在大队油坊干活的磐石叔说了,让他在油坊给我熬点油。那时我们生产队每人每年才分得一斤菜油,大队的油坊在大队那的大地坎坎的一间大窑洞里,我想了一下,还是按妈妈说的去了油坊。挑开油坊的木门,窑洞里热气腾腾,十分闷热,正在光着身子干活的磐石

叔看见我后,他立即穿上油渍渍的衣服拉着我出来了,然后走进一扇闷热的空窑洞,内边一片漆黑,臭气冲天,一看,便知道是他们那些人的厕所。磐石叔回头看了一眼,见四下无人,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,急忙打开坛子,取出一个小瓶,有拳头那么大,匆忙塞进我的衣兜,我裹着衣服捂着瘦弱的身躯跑回了家,妈妈见到了那小瓶油,眼睛竟湿润了,哭了。

第二天,妈妈便开始给我做萝卜馅饺子,我疑惑地问:“妈妈,你怎来的萝卜呢?”妈妈便讲起她昨晚在我入睡后去村西生产队萝卜地的事:“我将钥匙进萝卜地,恰巧一个人扛着锄头走了进来,是地地熟回来的,真吓死我了,我不知所措,呆呆的蹲在那不敢动,仿佛看见那人越来越近了,他走在地边便停了下来,他一定也依稀看见了我,但我没认出我吧,只见他站在地边犹豫了一下便喊到:‘谁在那?吓懵了我,我木然不动,片刻,那人嚷到:‘咋能在萝卜地大便啊!啊!’他一定看出了是个女的,所以没有再走近。可我真怕,有些颤抖了,没想到什么也没说。顷刻,他又扛锄头走了……”

噢,原来是这样——很快,妈妈给我包好了饺子,给我捞了一大锅,先用筷子夹了葱花油,再调了盐醋,最后倒了点蒜,边说边说:“你肚子不好,我不能给你调辣子。”当妈妈将香喷喷的饺子端给我时,我满嘴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那饺子,真香啊!吃完饺子不大一会,我便隐隐感到肚子不好,心里恶心,我急忙往外跑,妈妈拦住我,顺手递给了我一个陶瓷盆,“吐”了一下,我吐了,妈妈看着我就捂着嘴的跑开了,当我站起来回头看看母亲时,妈妈将我抱在怀里,我紧拥着她,我知道,母亲疼我了。

周一不能上学了,我又让村对门的同学代我请假,忍过一个晚上后,第二天早,妈妈便用架子车拉着瘦弱无力的我去五里外的北屯镇医院看病,边走边说:“咋咋就想起给你包饺子呢!你答要是再在路上该多好啊!那你就不会受这份子‘罪’了。”看着母亲吃力拉车的背影,一股难言的酸楚直涌心头……

我眼中的巴黎圣母院

文/张春波



我没有去过巴黎圣母院。

时至今日,我还没有出过国,自然没有去过法国,没有亲眼看到过卢浮宫,塞纳河,凯旋门,也无缘得见巴黎圣母院。

最早知道巴黎圣母院,应该是在雨果的小小说里。所有叫得出名的建筑,在外观上都大抵相同,高大,雄伟,壮观,用这些词来形容都没错。巴黎圣母院与这些伟大的建筑一样,却又有不同之处。在内部细节上用的功夫,一点都不输给外观,甚至比外观的雕琢更加用心,更加细腻。

窗,尽是光怪陆离的彩色玻璃”小教堂门楣上那排空的蔷薇花瓣小窗窗,纤秀而优雅,尤其是一件杰作,好似一颗用花边做成的星星”那正中巨大的花窗格子窗,两侧有两扇犹如教堂和圆顶拱站在教堂两侧的侧窗”那些彩色玻璃窗,我们的祖先曾目不暇给,叹为观止,跨于大殿门楣花窗与半圆形后殿尖拱窗之间,又是把这些“色彩强烈”的玻璃窗换上冷冰冰的白玻璃呢”……读着这些文字,脑海里便浮现出一副画面,想象着耶稣从窗口前经过,卡西莫多在一个玫瑰形的花窗前为心爱的女人采来野花,又是怎样虔诚的想象着,并没有掺杂哪怕一丝无缘来见的遗憾。是的,有时候,想象反而比现实更加美妙,你可以不受限制,添加无限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——你心中的巴黎圣母院只属于你一个人。

认识一位朋友,他很喜欢玩游戏,我对热衷玩游戏的人一向没有好感,无幸是

满畦莴笋香

文/江和声



暮春时节,回到乡下,这个时节,农家的菜园里青黄不接,也没有什么蔬菜。

老妈从菜园里砍几棵莴笋抱了回家,放在门前的院落里。鲜嫩的叶子略带微红色,粗壮饱满的肉质,看着心里就舒畅。因为浇水施肥特别勤,莴笋长得结实不空心,鲜嫩多汁。

父亲见母亲从菜园里回来,赶忙放下手中的茶,拿来一把电工刀,端来两把小板凳,和母亲对坐一起。先去剥莴笋叶子,再拿到水池里冲洗干净。母亲拿起一根莴笋用电工刀仔细削去皮,父亲悄悄把地上的叶子拿去洗了。

父亲退了休以后,回到农村,家里的粗田没有再种了,只是在自家的菜园里种点新鲜的蔬菜,虽然农活少了,但农村里话儿总是有的。父亲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,喜欢四处溜达,上山摘点野菜,下河摸鱼捉虾。如今,见母亲从菜园里砍莴笋,就主动端来小板凳来帮忙。母亲说,这点小事不用你说帮忙,免得沾手了。父亲依然唯唯的,母亲削了一会,说眼睛不好使,看不太清楚了。父亲伸手接过了母亲手中的活。父亲从衣兜里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盒子,从盒子里掏出一副折叠老花眼镜,伸展开来,利索地把它挂在耳朵上,复又拿起电工刀,顺着莴笋茎秆削去上面的老皮。不久,地上一摊老皮,不时发出阵阵莴笋的清香。父亲心无旁骛,一丝不苟地削着莴笋上那些老皮,莴笋在父亲的手里不停来回的翻动,翠绿水汪汪的茎肉露了出来。

父亲坐在小板凳上,寂静的,默默的,仿佛一尊雕塑。时光匆匆,曾经年轻的父亲此刻却是已经老了,岁月的刀无情的雕刻着身体的每处,雕刻的骨瘦,花白的头发布满了双鬓,黧黑的面颊和脖颈连在一起,双手血管鼓胀着,如蚯蚓一般爬满了双手。

父亲十几岁就在外闯荡,吃了不少苦,可谓饱尝艰辛,过早人世沧桑。后到工在矿山工作了大半辈子,各各辛苦养了几个子女。如今退休了,子女也都成家了。和老两口回到农村,养几只鸡,侍弄点菜地,平静的安享晚年。

几朵嫩菊随风飘进了院子,落在了父亲的背上和头发上,母亲拿着笤帚走来,看见了父亲身上的棉絮,用手轻轻的拂了去。父亲依然专注如故,院落里静静的,麦子秆的一抹翠绿掩映在暮春的阳光下,几只母鸡轻轻的在地上觅食,一只小鸡趴在地上,安静的看着院子里的一切,不远处的丛林里不时有布谷鸟“咕咕”的鸣叫,一切显得那样的安详和宁静。

莴笋一菜两吃。莴笋茎用刀切成细丝,用食盐腌制一会,腌去汁水,旺火下锅,炒几下就出锅。这样的莴笋依旧保持翠绿颜色,吃起来就格外的清脆爽口。莴笋叶子洗净后,切成小段,佐以蒜末,同样大火清炒,绿油油泛着油花,蒜末的牙白搭配在叶子的翠绿,显得清幽怡人,不时散发着浓浓的清香。暮春时节草木茂盛,满目青翠;空山鸟鸣,山花烂漫。农家院子里的饭桌上清淡的饭菜,一如父母亲当下的晚年生活,闲适而恬淡。

春来路上风景多

文/黄国豪

追赶一匹马的时间和精力,去种草吧。到那时,就会有更多的马,同草而来任你精挑细选。

走上桥,有时,也会想起陆游,想起他的“伤心桥下春波绿,曾是惊鸿照影来。”时光不动声色地就分离了很多人事,也印制了诸多情感的石碑。春水年年,春花岁岁,了无痕迹,就像路上踩过的脚印,随风散去。

可是,埋藏在心底的情愫,永远都分泌着旺盛的荷尔蒙。总会在不经意间的一瞥一笑间,让生命回到回忆,重返十八岁。随着路再往前走,两旁有叫不上名字名的树。春去秋来,燕去雁回,可能是因为太过匆忙,终究想不起那路旁的树上,曾经吐露过怎样迷人的色彩,散发过怎样淡淡的清香。

有时候,脚会跟着路走。这个时候,路,是蜿蜒矩形的图形。也有时候,路会顺着脚走。这个时候,路,是有电烧灼的心情。山重水复,疑无路。柳暗花明,又一村。这样的路,常常会带



来意外的惊喜。

小路,穿过小小的公园,春夏秋冬,景致越来越好,因为贪恋这一方美景,常常便自作主张,让脚走更多更曲折的路。

路上,有带着香气的蔷薇花的脚铃声,有小时候长在邻居屋檐下的红红色的花,有绿叶成阴的树,有嶙峋的石头和石凳,还有面容慈祥的老人,有笑靥如花的孩童……

风景在路上,原来,这并不是一句假大空的话,而是每一个走路人,最真切体会和抒发。路,是大地的脉管,日夜夜在搏动。路,也是大地的褶皱,深深浅浅,弯弯曲曲,有些路,从起点出发,早晚都能够毫无悬念地抵达终点。有些路,走着走着,就迷失了方向,而不得不茫然而止,还有一些路,没等走出多远,就左右徘徊,瞻前顾后,于是,就有了那么多岔岔的美丽。

世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也就成了路。路,是勇气的探寻。

父母在,人生尚有来处;父母去,人生只剩归途。路,是我们血液于水的一生继续。

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,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,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,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,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。路的走向,也是我们一生的走向。人生若是一条路,就用爱和善良做种,播撒于道路两旁。随时开花,随时落叶,悲欢交集之间,有泪可擦,也不是悲凉。